

歷史空間

漿糊人常做漿糊事

道豐坊是漿糊人，也是冤枉他。他是化學腦殼，聰明得很，學誰像誰，模誰是誰，「書學極博，五體並能。」他模仿王羲之《蘭亭序》，別人以為是考古掘了唐太宗墓室，將王公隨葬太宗的書法發掘再世了；他學石經本《大學》，有點二的方家出了大價錢購買當文物藏；小時候即有神童高譽，「才極奇，學極博」，他五歲時，老爸豐熙帶他到御史董明家玩，董御史逗他背書，說若一字不漏背完《大學序》，獎一粒糖吃，豐坊童聲朗朗，一氣呵成沒卡帶，卻是漏了一個熙字，董御史說為啥漏了熙字？豐坊說得避家父諱，座中皆稱奇。正德14年，鄉試第一，人呼豐解元，張時徹在其《寄訊南陽》詩中，對豐坊稱讚有加：「聰明本天縱，曠識窮八垓；研探盡墳索，高論富經綸。」

但豐坊確實是個漿糊人。黃宗義在《豐南異傳》先是誇他讀書認真：「讀書注目而視，瞳子嘗墜眶半寸。人有出其左右，不知也。」不知道是豐坊的眼珠子真能自由活動，吊出眼眶來，還是他戴一副眼鏡，掉出來的不是瞳仁是鏡片，也許黃宗義這裡使的是誇張手法吧；黃宗義曾記豐坊一樁糗事，說豐坊家有一狡僕，梅雨時節，建議豐坊給書曬曬，狡僕搬書出來曬，又對豐坊說，老爺，您家的金器也要防起霉，我也給一併搬來曬曬太陽吧，豐坊說是啊是啊，也着僕人搬金器。豐坊曉得金器比較貴，曬時登記數目。狡僕從中偷了一件兜袋裡，到了收攤，豐坊數了數，說少了一件金器，責罵僕人偷盜；僕人又從中拿了一件，豐坊再數，連聲道「是了是了，沒少沒少」。原來這個豐坊，只知個數，不知單數，僕人偷一件，金器數目成單，再偷一件，嘿，又成雙了。「僕人知其但知數之奇偶，不知總數。」

豐坊是那聰明的人，單數偶數都搞不清比數，哪有這回事？這其實是蠻好理解的，豐坊是文科生，文科極其了得，理科常常掛科，也不單是豐坊，人說吳焯考清華大學，國文百分，英語百分，數學卻是吃了鴨蛋，也不減吳焯潑天智慧。豐坊腦殼有點漿糊，也另有例證。豐坊家藏萬卷，到他家做偷書賊的，多而又多，大家都把他家藏書樓當免費書店，與他喝一盅酒，品一杯茶，順便將書藏諸腋下，順手就牽了書去，何況他讀起書來，「人有出其左右，不知也。」背書包來偷書，擔籠筐來偷書，推板車來偷書，他也未必知道。其萬卷樓到得後來，名不副實，只是三卷樓了，所藏宋槧本、抄本，被門生竊去者十之六七。

豐坊有個門生，叫方仕，緊跟豐坊學書，估計學費沒交豐老師多少，偷豐老師的藏書偷了不少。方生偷書，豐老師沒在意，有一件事讓豐老師氣得四腳亂跳。這方學生看得老師字寫得好，價錢賣得高，既偷其書卷，又偷其書

法，拿到外面換銀子，換取一夜情啥的，有時性質更惡劣，自己所塗鴉的蚯蚓書，假借是豐老師手筆，拿老師大名到市面上去招搖撞騙，敗壞老師名聲。豐老師發脾氣了，放出狠話，一定要挖出方某的眼珠子，叫他再也不能造假，並出了懸賞金，懸賞掛，勇士出。不日，家人攜了兩顆眼珠子來，說是方某左眼珠右眼珠，豐老師也就兌現懸賞金，與勇士沽一大白。再不日，方仕篤篤悠悠，又來拜訪豐老師，耳聰目明，目光明澈，左右兩顆眼珠子，在左右兩隻眼眶裡滴溜滴溜。豐老師大吃一驚：「知君遇盜傷眼，今如故，何也？」方仕對老師說，我眼珠確實被賊哥哥挖去了，但鬼給我搞了器官移植，「前兩日夜，盜挖吾眼以去，方閣絕間，叢祠中有鬼哀吾，取新死人眼睛納吾眶中，今雖如故，獨痛楚耳！」豐老師聽了這個鬼故事，同情心大發，大呼小叫，叫僕人上茶上好茶，斟酒斟好酒，給學生壓驚，祝學生康復：「坊亦信之，並置酒賀其再生。」

這鬼故事有人道是江湖傳說，是黃宗義醜化豐坊所編造，但豐坊恩怨分明，卻是真的，時人張微說豐坊性格是，恨人恨不得啖其肉，敬人起來，也恨不得割自家胸脯肉給人佐酒：「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啖，睚眦蒙嗔，立援戈相刺，亦或譽嫖為婢媼，斥蘭荃為蕘菜，旁若無人，罕無顧忌。知者以為詭激，不知者以為窮奇也，由是雖黃間作轉相詆謔。」

豐坊在恩怨上很漿糊，在是非上也漿糊得很。豐坊考上進士，當了禮部主事，嘉靖三年發生了一件「大儀禮」之爭，嘉靖帝接的不是老爸的班，而是接朱皇叔孝宗位置，這就存在一個嘉靖老爹如何擺的問題，嘉靖的意思是我是龍，我爹也必須是龍，我是真龍天子，我不是打地洞的老鼠子生的吧，嘉靖要把老爹稱皇考，群臣不同意，你老爹明明沒當過皇帝，怎麼能稱皇考？只能讓嘉靖帝稱老爸叫叔叔，稱叔叔叫爸爸。群臣尊重皇家序列，嘉靖尊重自家血緣，鬧得不可開交，豐坊與他老爹豐熙不尊皇帝尊古禮，他當的是禮部主事嘛，懂業務嘛，逆了嘉靖之心，嘉靖一氣之下，打了群臣屁股，將反對者打的打死，眨的眨掉，豐坊父子倒沒打死，卻在被貶謫之內，老爸被貶福建鎮海衛；豐坊本人連遭流放，先是調任南京考功司主事，再降通州同知。

這裡看，豐坊在是非非上，是個明白人，然接下來就他不懂了。豐坊大概覺得人家當官越當越大，他當官越當越小，不是個味。不就不是一個稱呼嘛？搞得自己仕途蹭蹭，何苦來哉？他給嘉靖上了一書，覺悟到昨非今是，大儀禮該講，應該這麼講：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。請復古禮，建明堂，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，稱宗以配上帝。」理有八方，過去不能稱嘉靖老爹皇考，說得通，現該稱其老皇考，更說得通，百善孝為先，何況叫爸爸為叔叔，叫叔叔為爸爸，真是亂倫。這下好了，合領導意圖了，領導當高興，讚豐坊德能勤績都上乘，準備重新起用豐坊，不但要起用，而且將重用。只是嘉靖也是漿糊人，他聽豐坊一言，覺得豐坊是好人，又聽了南京吏部張邦奇尚書一言，「其人少有文學，行多不檢，聖朝豈乏此人，今郊廟土木大興，疆場不靖。若復有此舉，海內何堪？」覺得豐坊不是好幹部，嘉靖也就「用其言，薄其人」。有人罵豐坊，在禮儀事上搗糨糊，對皇上不忠，對老爹不孝。

豐坊在這事上，是孝還是不孝，是忠還是不忠？豐坊搗糨糊，或許不是其腦殼裡盡是漿糊，而是皇家意識形態是一大桶糨糊吧。再公平點說，這事搞得一窠糊，也是漿糊人碰上了漿糊的意識形態吧。

豐坊再沒起用，他家本殷富，他晚年卻是貧困不堪，最後連房子都沒，寄居寺院，「客居吳中，貧死禪寺。」對了，其萬卷樓被一把火給燒了，據說原因是，豐坊訪老友范欽於月湖，喝酒喝得一塌糊塗，深夜歸來，還點蠟燭讀書，讀着讀着，蠟燭沒吹，人已酣睡，一點蠟燭火，燒了萬卷樓。傳承450年的、最高藏書量高達5萬卷的私家藏書，被這稀裡糊塗的人稀裡糊塗地給弄沒了。

心靈驛站

蛛網



蜘蛛網。網上圖片

蘇滄桑

烈日，十字路口，八車道，縱橫交錯，像一張反着光的巨網。我開車，艱難地爬在網上。

車流滾滾中，一個穿戴整齊的農村婦女，肩上斜挎一隻大包，腳下堆着巨大的編織袋行李，茫然失措，顯然她剛離開老家，被某輛外地車扔在大馬路上。她身旁的路邊花壇裡，小花開得統一而熱烈，怡然自得，和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。這些和她一樣來自鄉間某處的小花，已然適應了城市的秩序。

目光收回的時候，忽然發現，車子的左後視鏡上，居然結了一張小小的蜘蛛網，一隻幼嫩的白色蜘蛛，正在烈日下慌亂地爬着。

牠的「老家」應該在小區的地下車庫，不見天日，食物豐富，自由自在，海闊天空。後視鏡顯然不適合結網，烈日下的大馬路，對人都是煉獄，何況牠。牠想躲藏，無處躲藏，離網越來越遠，那是牠的命，根本所在。我估計，過一會兒，牠不是被巨大的車流捲走，就是被曬死了。

紅燈亮了，車子碰巧停到了樹蔭下，點點細碎的陽光從樹葉間漏下來，變得溫和而濕潤，一瞬間，我和牠一起回到了森林，牠在牠最初的老家，忽然變得安靜。

可是，假象瞬間渙散，綠燈亮了，車動了，牠又惶恐不安，四處爬動。單位快到了。小小的慈悲心，讓我很想將車停到一個濃蔭處，讓牠能從後視鏡上下來，摸到最近的那一棵樹，安家。我不敢捉牠，牠太纖幼幼嫩了，手指一接觸，必傷無疑。可是，停車位都難找，何況樹蔭下的。運氣還算好，停到了一個背陽的地方。我祝福牠挺住，等我下班，將牠帶回牠的「老家」。

上樓，打開電腦，我將自己掛到了網絡上。如同這個城市無數人一樣，生活，就是從一張網到另一張網。

終於到下班時間，發現牠居然還活着。在後視鏡的另一處，結了另一團絲。車子停到小區地下車庫時，我心說，兄弟，到家了，下來吧，別錯過機會了。可是，第二天早晨，牠還在。我伸出手指碰了碰，牠機靈地爬到一邊。不知是我運氣好還是牠運氣好，又找到了背陽處的停車位。上樓打開電腦掛到網上時，發現朋友的新日記：「乘地鐵吧，電梯垮了。坐公車吧，起火燒了。吃點肉吧，八戒比唐僧貴了。看籃球吧，姚明退了。看足球吧，老抽都進咱兩了。捐個款吧，錢都買瑪莎拉蒂了。買個股吧，暴跌了！總結：日子木(無)法過了！」

我對那隻蜘蛛的「可憐」一下子變成了「同情」。第三天，牠依然在，並且個子大了點，像是飽餐了一頓。也許，牠比我想像的強悍得多？

這時我發現，我的車實在太髒了，況且結着兩處蜘蛛網，讓人笑話。必須洗車了。

在我對牠的感情從「可憐」上升到「同情」時，我們儼然是惺惺相惜的同類，如同溫水裡的青蛙一樣，如同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一樣，如同這城市裡每天掛在網上的人們一樣。什麼樣的生態，都得撐下去。

可是，此時，牠與我產生了利益衝突，當這個命題一成立，我們瞬間化為對立面。我輕描淡寫地對牠說「no」。

就像，我們愛美麗的動物，可愛的動物。可是——雞、鴨、魚、肉、菜，我們必須吃，否則無法生存；魚翅，猴腦，我們也要吃，否則，我們的某些慾望得不到滿足，某種優越感得不到體現，很難受。

就像，我們愛他們，他們愛我們，可是，誰不比別人領先，誰不比別人優越，誰就難受。於是，傾軋，造假，掠奪，戰爭，殘殺……人類誕生起，比任何動植物都更自私、更貪婪的特質，讓我們終日攀附在烈日炎炎下的巨網上，離溫濕潤的「老家」越來越遠。

此時，後視鏡上的蜘蛛還在，但我知道，今天牠回不了家了，等待牠的，是洗車場無情的水槍。



一點蠟燭火，燒了萬卷樓。網上圖片

人文世相

越來越懶，越懶越難過

馮磊

日本一家公司開發出了一款單車。這款單車的與眾不同在於，可以用腦電波控制出行。騎車上路的時候，只要戴上一個特製的頭盔，背上背着一台微電腦，座位底下的一根電動變速桿，就會按照你的想法自動調整單車的變速與方向。

這發明讓人覺得很失望。記得當初學騎單車，是在七八歲的時候。為了跨上車子的大樑，我的身上被摔得青一塊，紫一塊地。足足用了一個多星期才學會，也因此驕傲了很久。

現在好了，一切都可以靠現代科技來解決了。你只要懶洋洋地跨在座位上，然後通過思維操縱它就可以了。固然再也不會磕磕絆絆，可是學習的樂趣也沒有了。這就像找女朋友，為了省事，甚麼手續都省了，隨便抓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女士來結婚。孩子是誰的都不知道。樂趣何在？

生活點滴

去魚梁洲看月亮

蒲繼剛

兒子放暑假時，我帶他到襄陽市城裡他姑姑家住了幾天。我在市郊外住慣了，那裡鋼筋、水泥包裹得還不算厲害，還沒有市裡那麼多的光污染，還可以看到頭頂上隱隱約約的銀河，可以看到柳樹梢上晃動的月亮。而城市的夜晚就像一頭怪獸，吞噬一切浪漫與想像力，喧鬧而又無趣，讓人住得心煩。

當又一個黃昏來臨，我想了想，今晚終於沒有事情做，我可以離開鋼筋、水泥包裹的房屋，去外面走一走，如果心情好，還可以走到魚梁洲。還有，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看看頭頂上的月亮，不知她今晚可好。

魚梁洲位於漢江中游襄陽市區河段，處在襄陽市襄州區、襄城區、樊城區的環抱之中。在漢代以前，魚梁洲是一塊三面環水，一面依山的半島。可能像是漢水中一條碩大的魚的脊背吧，因此而得名。上個世紀的1958年，因為修漢丹鐵路，在魚梁洲與魚梁洲間低窪區域大量採挖卵石，形成低槽，而後樊城迎門碼頭加固和延伸，江水期沿槽走水，形成河道，主流改道，使魚梁洲與魚梁洲分離，成為漢江中大型洲島。魚梁洲南北長10.65公里，東西寬5.30公里，以四洲主航道中心為界，總面積31.28平方公里。那裡過去是長滿了樹木、蘆葦、蒿草的天然之地，野性而又幽靜。前幾年，修好了直通魚梁洲的公路和大橋，魚梁洲成了經濟開發區，但主要功能還是休閒和娛樂，島上便不像別的地方，喧囂而凌亂。

套用一句歌詞，叫着：有月亮的時候我沒時間，我有時間的時候沒月亮。我下定決心去魚梁洲看月亮，管它能不能看到。但願我一路走去，就能在魚梁洲看到那和鋼筋、水泥包裹的天空不一樣的月亮。

穿過那條有路燈的長街，雨已經停了，雲也漸漸散去。又過了一會，一個緋紅、碩大的月亮從雲中羞答答地鑽了出來，真是天遂人願。我突然想起國外印象派詩人的一首詩，大約是：七月的夜晚，緋紅的月亮，靠在山崗上……

月光靜靜地灑下來，灑在這片寧靜的河洲上，銀白的沙灘上長滿蘆葦、蒿草。在月光裡，這些蘆葦、蒿草如同婀娜少女，在微風中翩翩起舞。漢江遠遠地流過來，在月光下，如同從天河裡流下來。其實，「七夕」、「天河」、「牛郎、織女」等傳說，就流傳於戰國時期的楚人中，也許就是漢水的襄陽這一帶吧。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中有「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……皖彼牽牛，不以服箱」的詩句，是不是指我們這裡呢？但我也不敢太肯定……

月亮沒有停在漢水中，也沒有靠在山崗上，卻在天空中慢慢變白，變深，變亮，最後變成了銀白色。魚梁洲的天空是明淨的、清澈的，一輪明月的清輝灑在魚梁洲的大地上，給大地披上了一層銀色。雨後的昆蟲叫得更歡了，似乎是它們把月亮叫出來的。月亮，在西方總是被看成陰柔的、女性的、美麗的。從古到今，人們因為看到月亮，產生了多少美好的嚮往，多少神話故事和美麗的詩篇。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」可以說是問天、問地、問明月的傑作。而這三問，是人類總也忘不了的事情。從屈原到李白；從蘇軾到辛棄疾，問天、問地、問明月，可總也問不完。問不完也不要緊，蘇軾最後說到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只要我們心中有愛的人，能互相思念，就讓



迷人的月色。網上圖片

我們都沐浴在這美麗的月光之下吧。這是多美、多博大的情懷。今晚的魚梁洲能盛下這些情懷嗎？

「可惜一溪風月，莫叫踏碎瓊瑤。」那風月，那溪水，讓人的思緒如流，讓人該有多少美好的思緒，嚮往湧入胸懷。可現在這個時代，踏碎的何止是一溪風月，何止是美玉瓊瑤。因為住在鋼筋水泥包裹的屋子裡稍微舒服一些，人們就忘了看自己頭頂上的月亮，忘記了千百年來給了人類無窮想像力的月亮。

邊走，邊看，我又邊給兒子講「七夕」，講「牛郎、織女」的傳說。兒子問：「爸爸，『七夕』的故事是發生在咱們襄陽的魚梁洲嗎？」我說：「這個爸爸還不懂，等你長大後，如果魚梁洲還沒污染，被破壞的話，那你就去研究吧。」兒子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，卻說出了一句讓我吃驚的話：「爸爸好悲哀呀！」……

我悲哀嗎？悲哀又有何用？依然要掙錢，吃飯，養家糊口，然後才能偷得閒空去看月亮。但今夜魚梁洲的月亮依然這樣美麗，依然這樣給人無窮的想像力。在月光裡，我領着兒子，就像兩尾古老的魚，從久遠的過去游向到未來，也要游到未來。明月給了我浪漫，給了我激情，給了我無窮的想像力。我來到了今晚的魚梁洲，來到了明月播撒下清輝的土地，向天上的月亮問好。